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

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арины Цветаевой

荣洁 等著



译林出版社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арины Цветаевой

荣洁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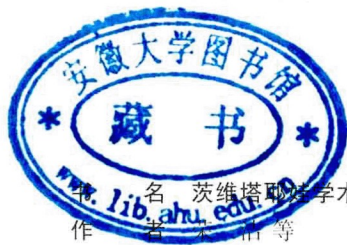
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 / 荣洁等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9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4925-1

I. ①茨… II. ①荣… III. ①茨维塔耶娃(1892~1941)-人物研究 ②茨维塔耶娃(1892~1941)-文学研究
IV. ①K835.125.6 ②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6262 号



名 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
作 者 荣洁等

责任编辑 胡兴曼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4

字 数 247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25-1

定 价 5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

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世道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有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

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

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裨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在地

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

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

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2010年1月

绪言

茨维塔耶娃堪称20世纪最真诚的俄罗斯诗人，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豪爽、最富有个性的诗人。在布罗茨基眼中，她是“20世纪第一诗人”。

茨维塔耶娃是一个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都让幻想与真诚做其舵手，让自由与个性做其旗帜，让爱做其航标的“海的女儿”。她爱大海，因为大海是她的“自由元素”；她更爱高山，因为在她的意识中，高山是真诚、勇敢、爱的代表，是伟岸的男人。爱海的人会有浪漫的情怀，爱山的人又会拥有豪爽、粗犷、顽强的性格。她就是一个“自由元素”，诗歌更是与其灵魂不可分割的“自由元素”。这是一个对生活，无论此岸还是彼岸的生活，都充满热情的人，她一生都在执著地追寻着爱之梦，并用诗和散文再现了她所有的梦。

茨维塔耶娃是这样一位诗人，翻开她的诗集，扫一眼诗文，你会马上走开。因为，对外国读者来说，读懂她用俄语写的诗，绝非易事！读者会觉得，其诗的写法太特别，用词太个性化，理解起来障碍重重。可是，当你静下心来，开始仔细阅读时，你会觉得，她悄悄为你开了一扇窗，小小的换气窗，你嗅到一种气味，它吸引你向里看去，并在不知不觉间钻进了她的空间。

于是，你的心会随着诗的节律一起跳动，你的心情会随着诗的内容一起变化。它哭，你落泪；它笑，你欢歌。你也渴望像她那样，穿越时空，在子虚乌有的墓穴中，与此岸世界的过客开开玩笑；你也希望像她那样，充满豪情地预言：我的诗终有一天，会像陈年佳酿一样，被人赞赏……你也许不会像她一样桀骜不驯、孤独地生活，但是你却会因她真诚且勇敢面对人

生的态度而敬重她，为她那骇俗的世界观而击掌叫绝……不同阅历、不同情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读出不同的茨维塔耶娃！

爱她的诗，因为她的诗是燃烧的激情，它会点燃你内心隐秘的火；她的诗是高山，让你对它充满景仰，克服万难去向上攀登；她的诗是一个高尚、纯洁、个性鲜明的“王国”，这里没有任何虚情假意；她的诗是爱的变奏，让你见识到大海的“各种脾气”。读她的诗，你会被充满真诚、无私、刻骨铭心的爱感动；读她的诗，你会见到诸神、诸英雄的画廊，更会见到茨维塔耶娃钟爱的诗人……

爱是她创作中的永恒主题之一，从第一部诗集到最后的绝笔之作，到处都跳动着爱的音符：对诗歌的爱；对诗人的爱；对俄罗斯的爱；对莫斯科的爱；对父母的爱；对丈夫的爱；对孩子的爱；对情人的爱；对友人的爱；对大自然的爱；对故乡的爱；对布拉格的爱，等等。她始终渴望心灵相通的爱，心灵和谐的爱，这爱可以是零距离的爱，也可以是远隔千里的爱，更可以是穿越时空的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的灵魂是不分离的，他们爱的桥梁是相通的，就如对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爱。这种爱超越时空，超越此岸彼岸的界限，但必须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爱必须是完整的，属于“我的爱”，为了这份真爱，茨维塔耶娃可以放弃一切。

爱是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的支柱，这爱是理想化的爱，是燃烧着整个生命的爱。她的爱容不下一丝一毫的虚伪与“分享”，更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背叛。否则，等待这份爱的就只有拒绝。她很在意别人的背叛，但自己却经常处在背叛的漩涡中。不！她不是在背叛，她只是在听从心灵的召唤。她的每一次爱都真诚、忘我。为了心中那份美好的爱，她会像《捕鼠者》中听到长笛声的孩子们一样，义无反顾地抛开一切，走向理想的幸福彼岸。

就是因为爱，她才显得不合时宜；也正是因为爱，她才显得无比真诚，她的个性才显得无比鲜明。她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爱神，一旦爱神弃她而去，她的生命之火和创作之火就到了尽头。她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为了追随那份对丈夫无法割舍的爱，她带着女儿毅然离开了深爱的莫斯科，离开了让她魂牵梦绕的花楸树，开始了漂泊、艰难的侨民生活。同样为了那份刻骨铭

心的爱，她又在十七年后，追随着丈夫回到了“那边也无法活”的祖国。但无论是在故国，还是在侨居地，她的爱总是充满“复调”。她的诗歌记录了她生命中所有重要的爱情故事。

侨居国外期间，诗人为了拥有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开始了散文创作，当然，诗人的这次“转向”还有一个原因，用诗人的话来讲：“散文更容易养活她”（侨居期间，诗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她的散文与她的诗歌一样，也充满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富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所不同的是，她的散文拉近了她与读者的距离。正如布罗茨基所言：“在转向散文创作时，茨维塔耶娃几乎把她作品中的每一个词都拆成了零件，以便向读者展示每个词，每个思想，每个句子的构成；她试图（经常违背自己的意愿）让读者接近自己；让读者变得与自己同样高大。”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散文是她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在进行散文创作时，她无意识地将诗歌语言的活力带进了散文。

研读茨维塔耶娃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诗歌的热爱，对故乡的热爱，感受其真诚的诗人个性。阅读她的诗，我们情不自禁地为她对世界的看法叫绝。她通过作品无数次地强调了她的“仇富”观念。在她的意识中，物质上贫穷的人，精神上是富有的，灵魂是高尚的；物质上充足的富人，精神上是贫穷的，灵魂是肮脏的。她的这种观念突出体现在她的散文作品《谈感谢》中。茨维塔耶娃那些关于感激、贫富的论断令人拍案叫绝。

一次，在谈及茨维塔耶娃的时候，一个好友对笔者说，你可别成为茨维塔耶娃那样的人，笔者当时还毅然回答说，不会。为什么这样回答，为什么这么快地回答，现在想来，真是觉得唐突。为何不呢？！她始终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的信条，为了既定的目标，她忽视所有客观存在。她的生存哲学，她的人生理念，她对诸多事物“不合时宜”的看法，也许才是最应视为“公理”的观点。一个人最难得的就是对自己信仰的始终如一。成为她那样的人，需要穷尽一生的智慧和勇气。人世间又有几个人有她那样的大智慧和豪气！

茨维塔耶娃就是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诗人。从她刚步入文坛时起，读

者和评论界就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接受并喜爱、甚至迷恋她的个性和创作；排斥、抨击她的作品，批评她创作中的内容与形式。之所以不接受她，是因为对于一些人来说，走进她的诗歌世界“难于上青天”，她的写作太过个性化：跳跃的思维、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文化底蕴；用词、语法、隐喻等都成了理解她的巨大障碍。她的为人处世更是普通人所无法理解、接受的，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

本书的第一编中笔者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了归纳，梳理了其中的重要观点；第二编中探讨了诗人创作的若干问题。本书由荣洁主持，合作者的姓名在相关章节末尾处注明，请读者留意。

1 绪言

1 第一编 茨维塔耶娃学术史

3..... 第一章 20 世纪之初的评论

3..... 第一节 欢迎你,初生的诗人

8..... 第二节 褒与贬——两极的评价

15..... 第二章 20 世纪 20 年代的评论

15..... 第一节 非凡的诗人,非凡的创作个性

22..... 第二节 关于组诗《致勃洛克》的评论

25..... 第三节 关于长诗的评论

35..... 第四节 关于诗艺的评价

48..... 第三章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评论

48..... 第一节 来自祖国的评论

52..... 第二节 来自中国俄侨的评论

54..... 第三节 来自欧洲俄侨的评论

59..... 第四章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评论

59..... 第一节 关于散文作品的评价

62..... 第二节 关于《天鹅营》的评论

64..... 第三节 关于诗歌作品的评论

74..... 第五章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评论

74..... 第一节 综述性评价

79..... 第二节 关于民间文学因素和语言特点的评述

82..... 第三节 关于诗歌创作主题和艺术特色等的

评论

85..... 第六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评论

85.....	第一节 作品出版、相关研究概述
89.....	第二节 关于茨维塔耶娃创作主题的评论
90.....	第三节 关于创作特色的评论
96.....	第四节 萨阿基扬茨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评论
100.....	第七章 21 世纪初的评论
100.....	第一节 研究概述
101.....	第二节 对作品主题的研究
103.....	第三节 对创作手法和世界观的研究
106.....	第四节 对茨维塔耶娃与其他诗人的比较 研究
110.....	第八章 非俄语语境下的译介与评价
110.....	第一节 作品的译介
114.....	第二节 研究的新视角
122.....	第九章 茨维塔耶娃之中国接受
123.....	第一节 文学史、专著中的茨维塔耶娃
126.....	第二节 期刊中的茨维塔耶娃及其创作
131	第二编 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
133.....	第一章 诗人茨维塔耶娃
139.....	第二章 茨维塔耶娃的组诗研究
157.....	第三章 茨维塔耶娃长诗创作主题研究
183.....	第四章 茨维塔耶娃的《捕鼠者》
207.....	第五章 茨维塔耶娃童话长诗创作研究
223.....	第六章 茨维塔耶娃的普希金
236.....	第七章 茨维塔耶娃创作意识中的“神”